

銓窓叢錄二

涵芬樓秘
笈第九集

世說新語

卷之八
容止

鐙窗叢錄卷四

句吳 吳 翌鳳

國家定鼎燕京分列入旗拱衛皇居鑲黃旗居安定門

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

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

內鑲紅旗居阜城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

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蓋八旗方位相勝

之義而無黑旗兩藍旗卽黑旗也其東方色則以漢

兵綠旗補之

宸垣志略

烏斯藏梵唄從天竺譯來卽唐古忒字也元初用唐古

忒

史名畏吾
卽高昌國兒

後師其意制爲蒙古字

本朝國書

以二合三合成者與蒙古同今經館先以蒙古譯唐

古忒復以清文譯蒙古其源流可知也

同上

嘗見一書云故明一鉅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
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
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鉅公取其
書略觀之卽掩卷曰亦不見得

錢氏私志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
有遼國名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

度使對中人以上語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
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自以對天童豈可稱我于是
凡稱我者皆改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小人之稱其來尙矣而施之于經是可笑也
洪武初嘉興金綱子尙知蘇州府以百姓苦官民田賦
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高皇帝怒
賜死吾郡有如此以官殉民之大夫雖屬異代而吳
人莫有能舉其姓氏良可歎也

吳中舊有身丁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中

金四
二
詔除免之自是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見高德基平江記事

元末徐達左良輔築室太湖之光福曰耕漁軒名士留題者甚多彙爲金蘭集無錫倪瓚作圖河南高巽志作記會稽唐肅作銘郡人王行作序蜀人楊載作說沙門道衍作後序具見朱存理鐵網珊瑚其後人名堅字友竹者善書畫年八十餘矣仍居光福與余善黃虞稷俞邵嘗蒐羅有明一代人著作詳述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王鴻緒明史藁本之惜未見其書

松江顧小厓先生名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登

極簿錄某官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

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蒙 召見 欽賜翰

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加侍

講銜年八十二而卒

常熟王次山先生名峻風格嚴峭未第時館蔣文肅公
家嘗不戒于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
禁明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雍正甲辰成進
士歷官侍御以彈劾都御史某罷職文肅薨哭以詩
曰回首卻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愈見先生之

不諱過也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益都馮相國致政歸上微臣去國
戀主一疏中列五事一曰皇上不宜費財二曰
不宜遠出三曰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曰
關稅鹽課不宜增額 上嘉納之在京邸時延致
仁和吳農祥吳任臣王嗣槐海鹽徐鴻蕭山毛奇齡
宜興陳維崧皆積學之士號佳山堂六子

常熟汪杜林先生名應銓康熙戊戌以第一人及第時
年已四十餘身長面麻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
女陸氏粗識文字平日愛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

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鐙下見先生貌大失
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粥飲巨觥先生量洪
興豪不覺沉醉登床後復嘔吐狼籍陸氏恚甚未及
五更雉經而亡先生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遊楚
大吏聘修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消養雞主於不鳴
有以也夫

康熙四年 詔鄉會試廢八股文復經書策論三場舊
制從侍郎黃機請也七年七月 命仍以八股文取
士

康熙二十四年給事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四

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白圭有二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

慳當作

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乃其名孟子白圭曰吾
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又一白

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本不同時其傳會爲一

人自趙岐注孟子始太原閻百詩曰韓非書白圭相

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人惡之乃去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

璧案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

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爾時乎
縱存於爾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
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
曰子之吾子之云乎哉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案列於
孟子之時蓋卽孟子書中名丹者讀者每溷而爲一
故備著之

夏弘基孔門弟子傳略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朱彝
尊孔子弟子攷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
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

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縉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之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取于彊族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則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余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卽南宮敬叔孟僖子之孔子弟子也而不及

綽适夏氏亦以爲南宮綽又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而以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劉向說苑有南宮邊子夏氏謂是适字之誤

孫奕示兒編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徧考載籍艾皆訓老並無美好之說或又改艾爲女更屬不經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之少作去聲慕少之少當作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其說頗通

又曰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
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夫子因子
路行行遂指其病而爲是言子樂當作子曰蓋音相
近而誤謂爲說抑傳寫之時又誤爲樂也若固以由
也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又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
有以渥經旨也夷攷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太甲旣
立不明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聞也又
舉湯之坐以待旦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於桐
宮欲使之密邇先王其訓始終告誡啓迪之意無非

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事乎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于亳而處之于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乃始卽吉服也故獨止于三年之久焉雖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說反覆訓戒之未始少怠而以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况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爲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揜太甲惟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蓋放字形相

近教所以致誤

必求龍斷而登之斷字當如字讀龍斷者岡龍斷而堀
起上小山也四顧無礙故可左右望而網市利

示兒編曰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
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
東周之衰乎

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
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
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楊墨之害止韓子
闢佛老則佛老之害止者也

又曰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于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焉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焉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親蠶事也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萋蓋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